

生于山水间，长于山水间，惯见山泉流水，尺树寸泓。一生行来，半是山水，半是巷陌。孔子赞颜回：一簞食，一瓢饮，居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虽藏身陋巷，简衣素食，但我更乐于置身山水，感悟登高心旷、临流意远的洒脱。

飞瀑贯日，奔雷不息，行于天柱山大峡谷谷底，似行走云端，那万马穿壑的嘶鸣，乱了幽谷的静谧，也乱了行走的想象。

盛夏，梅雨绵密，丛林含烟，修竹摇曳，乱珠飞溅。人行处，鹊声惊起，斜穿飞雨烟潭，流泉迸溅，湿了一幅画。

怪石嶙峋，激流奔涌，翻作云山雾海的鸣响，潭眼里一个回旋，欲罢不休，又匆匆涌过桥下。

这道桥，腾空驾驭激流之上，恶

登山

风飘飘，雨萧萧，云雾将天柱山遮蔽得严严实实。天地之间，一片惚恍。惚兮恍兮，恍兮惚兮。可登山否？当然！

“看山是山”“看山不是山”“看山还是山”，为人生三重境界。那“在山不见山”，算几重境界？蓬莱峰、飞来峰，天柱峰，峰峰不见。一线天不见天，神秘谷不见谷，炼丹湖不见湖，就连象鼻石也不见了长鼻，有形的隐没于无形的浓雾里，我们首尾不得相见。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。风急雨骤，上山艰难。脚下石阶上的登山喜语不断为我们增加能量：幸福！快乐！运气！……每上一阶，锐气加一分，欢喜心加一分。步道两树之间不时有锦旗招展，上书：每天都要快乐！山河万里，和你一起！登天柱，得天助！……此时虽看不清天柱山的美景，但天柱山的美意必须收下——我满心充沛的欢喜与自在。路遇几株高山杜鹃，任寒气相逼，风鞭雨打，依然开出一团团或红或粉，或白或紫的花朵，不失优雅、坚韧，庄重。杜鹃为皖花，有着“皖”的一切美好品质，当之无愧。

雾气氤氲，山岳潜形，只可见近处景物。忽然身边斜出苍劲有力的一臂，是天柱松。他如同一位老父亲见着小儿女的欢喜，给我们捧出一朵朵金灿灿的松花。塔状的松花似一座座谷仓，盛满天地灵气，日月精华；又似高举的金色酒盏，喜迎天下来客，祝福天下苍生。天柱山是一座充满祝福的山，被祝福的人一生幸福。

风雨可以为证，脚下的石阶可以为证，我粗重的呼吸与狂跳的心皆可以为证。此时，我正披风带雨站在海拔一千多米的天柱山顶，圆了平生夙愿。虽然在山未见山，但我心里的高山已经拔地而起，日星闪耀。

面壁

人不可能永远立于高处。上得山来，还能下得山去。

上山容易，下山难。此言不虚。风呼雨叫，山陡路峭。忽然有

峡谷听瀑

黄明珠

浪巨瀑在脚下咆哮。行将迈步的瞬间，贯耳的轰鸣，让心颤抖了一下，犹豫片刻，勇敢向前迈出了步子。我居然克服恐惧，有惊无险冲了过去。一路心情旷达。

这恐惧，埋在心里四十多年。

独木桥，独石桥，倘若水深，纵无风无浪，我断然不敢迈步，更不敢直视桥下那汹涌的激流。二十多年前，在乡下过桥，窄窄的竹排，令我肝胆俱裂，半途匍匐在了河中央，直到撑排的老人伸出援手，才凄惶挪开脚步。

故乡的河，很野，如一条翻滚的巨蟒。河上有长长的石桥，窄得只容得下一只脚通过。怪石、奇树、乱草，晴日温和如慈母，雨天咆哮如暴君。

读小学时，每天都要过桥，颤巍巍的。因害怕，晴日干脆赤足走桥下的河滩。雨天山洪一路狂奔，撞击桥墩腾起的浪头，砸在石桥上，一个慌

乱，我失足落入咆哮的水浪，闭目等待上天安排的刹那，又被路过的一个老伯抓住头发救起！而我，从此被恐惧锁定在那个雨天。

逃避与面对，勇敢与畏怯，在心里对垒，难决胜负。

过了桥，攀援石阶而上，或陡或缓，丝丝凉意扑面而来，把周身暑热扼杀殆尽。翠竹、惊鸟、乱石、峭崖、飞瀑、湍流，若隐若现于峰峦叠嶂。天柱山大峡谷二百米落差，九曲回肠的皱褶里，飞瀑流泉，或曲或直，或动或静，千年神韵早已入了仙境。虽在一隅，壁立千仞自成景观，容天、容地、容世间可容之气象。

湍流漩涡，鸣啸欢腾，在空谷中回响着、呐喊着。惊骇世俗的涛浪，让诗和远方尽臣服于脚下！

神针眼，相传东海龙王有根定海神针安插在水潭里，后被孙悟空偷去

做了金箍棒，护送唐僧一路西天取经，故而得名。飞瀑从三千尺高空砸向潭眼，轰然巨响似龙王震怒：“泼猴，还我定海神针！”浪高如柱，腾起的雾帘珠光四射，鬼斧神工，从来都是大自然的巨匠之作，令人叹为观止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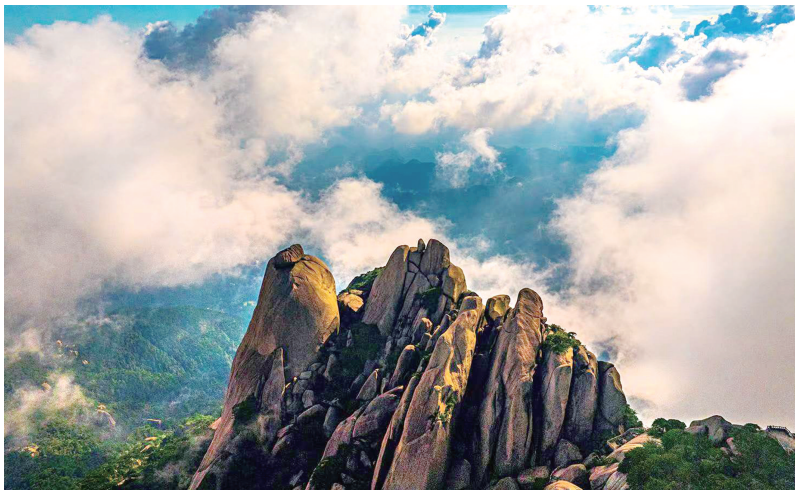
神针眼之上，裙衣瀑依然，身着裙衣的仙女呢？人面不知何处去，一袭雨裙留空谷。裙瀑飘逸，跃入崖壁下的水潭，乱石间，巨浪奋鬣扬蹄，纵身一跃，声如刀枪齐鸣，迸裂在神针眼。

宠辱不惊，闲看庭前花开花落；去留无意，漫随天外云卷云舒。穿行雨季，置身烟峦，听飞瀑，听流泉，几分禅意已然于心。站在天柱山大峡谷二百米落差的顶端，穿越空灵，对话圣贤，人生的真谛便是自悟。人行天地间，微尘而已。

桃园潭里，通天瀑飞泻而下，如玉碎了一潭，瞬时珍珠万斛，滚落岩石间，跳跃碰撞，弹蹦的浪花，洁白，与尘无染。坐在观景亭，看飞瀑玉碎的活，听飞瀑玉碎的声，行走的喧嚣，生活的悲喜，一瞬尽在微尘之外。

天柱山三帖

王光霞



雾海云山 张永富 摄

关切的声音传过来，大家注意脚下啊，前面就是天柱山最险要处，万丈悬崖百步云梯，不要怕，不要慌，一个一个下，一步一阶下，慢慢下……此时我才知晓，因贪恋高处，必将面临险处。我锐气顿减，紧张起来，腿脚发软。幸有迷雾遮掩，不见悬崖绝壁，只见仙气飘飘。此处宜作仙境想，可生出诗意心；万不可作断崖想，生出恐惧心。但迷雾有空隙可钻，崖边一块巨石猛地从雾里抬起头，示意万丈深渊就在我右侧，半步之遥。

雨水汗水搅糊了一张张脸，但脸上的恐惧之色分明看得见。即使男子，在此处也少不得打几个哆嗦。有人感叹，我来过三次，到这里居然还是怕，天呐……闻听此言，我想逃的心都有，但无路可逃。

当你凝望深渊的时候，深渊也正凝望着你。让深渊成为深渊，你千万不要成为深渊的一部分！自己告诫自己安定下来，但我还是慌乱得不行，腿抖心颤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面壁，面壁，如果感觉害怕大家可以面壁而下，这样会好很多。不知是

谁在好心地提醒。我得了救生符一样赶紧背对深渊，紧紧抓住左侧岩壁上粗重的铁链，一步一步面壁缓缓而下。世界仿佛一下子安定下来，我居然不那么怕了。我渐渐从容不迫，一边移步一边“面壁，面壁”地提醒其他人。那个来过三次都怕的人用此法治好了他的“怕”，他说以后再来这里，当如履平地。面对千仞之壁，安全落地的那一刻，无人不欢呼，无人不谢天谢地。

曾子曰：“吾日三省吾身……”这里的“省”，有面壁的功能。孔子曰：“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。”这里的“自讼”，相当于面壁。天柱山雨雾未散，我得一壁面之，豁然开朗。

忘归

山中天气，霎儿风，霎儿雨，霎儿晴。

当我们从天柱山下来，坐在民宿“竹篱茅舍”的玻璃平台上休息时，天空一下朗开了。有人跳起来，指着云间一座奇峰激动地说，快看，快看，那就是我们今天登顶的地

方。混沌的雾气散了，大团大团的白云来去无定，群峰若隐若现。天空露出了蓝，这比海之蓝更蓝的蓝，蓝得透彻，纯粹，耀眼。水静能照万物，云飞而不碍空。舍边的桃源湖此时静静地将山水揽入怀中，任云在水底潜行，山在云间踏歌。湖边野芳幽香，佳木繁荫，鸟雀翔集，鸣声上下，世外桃源也莫过如此。

这里的天为什么这样蓝啊？同行的诗人诗兴大发，因为这是潜山蓝啊！哦，那绿，也一定是潜山绿；白，也一定是潜山白！对，这是潜山独有的美啊！诗人何止诗兴大发，他亦爱上了这里。笑谈间，客满座，酒盈盏，仙人跨海休问，这里随处是蓬莱。只是不知“竹篱茅舍”的主人是谁？真是羡慕煞人也！那一对忙里忙外的中年夫妇便是！面对我们的喧嚣，他们宠辱不惊波澜不兴地各自忙着。男人像山一样敦厚踏实，女人如水一般娴静温柔。他们是蓝天白云穿行在人间。

天柱山果真为我们准备了盛大的白云，枕云入眠是何等美事。那么一起到陌上天鹅堡来看星星吧，天柱山还为你们准备了满天星斗！“陌上柔桑破嫩芽，东邻蚕种已生些。”陌上，这从古韵里走出来的雅词，有款款之情，袅袅之态。陌上天鹅堡是一家民宿，我们将住在这里。

天鹅堡的主人是个文青，他除了经营几家民宿，还喜欢读书，写作。《诗经·大雅》云：“白鸟鹄鹄。”白鸟便是天鹅，意为“白鸟羽毛洁白而润泽的样子”。天鹅，象征纯洁、善美、志向远大。天鹅堡主人以其人名，可谓明志也。今夜，我们将枕白云，数星星，做天鹅梦入眠。因为天公不作美，天柱山的夜空只闪出了几粒“噫彼小星”。但陌上天鹅堡内却群星闪烁——他们是文不加点的作家，他们在谈文学、创作，他们是另一座星空。文学的星空，光耀璀璨。

“水无心而宛转，山有色而环归。”王安石来天柱山吟诗以忘归。这诗词里的天柱山，准备了满天星斗和白云的天柱山，充满祝福和深情厚谊的天柱山，我们沉醉以忘归！